

保留，独立，回归，还是消亡

独立学院站在十字路口

作为独立学院办学；符合本科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的，可以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等学校；符合其他层次学校设置标准的，可以转设为相应层次的民办学校；可以终止、合并或并入公办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今年是该方案推出的第三个年头，各独立学院的转设和改革工作也进入了实质阶段。

根据省教育厅公布的2011年全省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高等学校名单，山东共有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等独立学院12所，青岛工学院独立为本科民办高校后，省内院校独立学院就只有11所。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共有独立学院323所。

今年4月，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因合作方浪潮集团撤资，与青州市政府签订协议，历山学院将到青州办学，“但是否脱离山师完全独立，还要看发展。”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常务副院长潘建平表示，“今年历山学院的招生计划是1000人左右(其中专科计划100人)，占山师整个招生盘子的1/8。”这个招生量适中，而在城阳办学的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的招生量一度达到四五千人，主要以专科生为主。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00多所独立学院中，已经真正实现独立的仅有10余所。保留，独立，回归，还是消亡，独立学院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始终面临种种困扰

独立学院产生于上世纪末高校扩招之后。按当时有关文件的说法，“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有关背景之下，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公立院校与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财政

性经费举办高等学校，实施本科学历教育。

一时间独立学院雨后春笋般涌现，浙江、江苏、湖北等省独立学院都达到20—30所。2003年，教育部对独立学院进行了明确规范，要求其实现六个“独立”：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应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教育部于2008年又追加了条件：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个人总资产不低于3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不少于1.2亿元，拥有不少于500亩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对当时独立学院的发展态势降了一下温。而在2009—2013年的五年过渡中，最终能保留独立学院身份的，也需满足以上条件，并经由教育部审核确定。

而独立学院自诞生之初，就存在种种问题。潘建平介绍，企业负责办学资金投入和学院基本建设，学院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总收入作为管理费上缴学校。这是目前绝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在这种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的模式下，合作双方由于利益分割引发的种种冲突，对利润的追逐而导致的盲目扩招，以及教学质量低下等等，始终困扰着独立学院的发展。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独立学院从招生来看，一方面是本科录取分数，一方面是1.5万—4万元的高于普通本科数倍的学费。从办学来看，不少没有独立校园，是实质上的“校中校”；不聘用独立师资队伍教学，基本都是母体学校的教师代课；母体高校每年从独立学院抽走数十万元的管理费，但在管理上很难把独立学院当“亲生的孩子”。“有高校规定，教师愿意把关系完全转到独立学院名下，工资待遇将至少是母体学校的1.5倍，但没有一个教师、干部愿意签约。”这位负责人称。

转型、转移、转行？

——中小企业的集体困惑

在如今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机器仍在轰鸣，车辆仍在奔波。遍布于每条小巷里的工厂里繁忙劳作的身影，显示出中小企业并未如外界担忧的那样出现大面积倒闭。但几乎每家企业负责人都会向记者倾诉其生存空间的日渐狭窄。除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招工难、人民币升值这些老问题，今年上半年以来，资金链骤然紧绷和电荒加剧，更成了中小企业能否生存下去新的考验。

转型：可望而不可即？

靠廉价劳动力攫取利润，靠资源消耗型生产扩大规模，靠代工、贴牌，廉价的出口来维系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转型的时代已经来临。可是，倒逼之下的转型，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却有一种无法承受之重。

“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转型，可是该往哪儿转，怎样转，拿什么转……”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同时经营着两家五金模具加工厂的张卫东在谈到“转型升级”这个问题时显得十分无奈。

张卫东告诉记者，对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加工制造业而言，转型意味着购买更加先进的机械设备，意味着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这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更需要优秀的人才，而这两样恰恰是众多中小企业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采购的先进车床大多是从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口的，一次性投入太高，虽然能把10个人的活减少到2个人干，但同时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利润。”张卫东告诉记者，劳动力成本压力下的产业升级能够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却使企业的资金链条紧绷，从事多元化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乎被遏制。

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谢晓说，有些企业也想转型升级，但有很多限制。比如企业在现在的生存环境下，谁敢乱投呢？企业家的心里也没有底。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何佐贤说，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支撑，然而中小企业恰恰缺乏这些要素，这使得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难度加大。部分中小企业反映，在企业追加投资，特别是在新设备投入上有顾虑，因为，未来不一定能够产生效益，尤其是在一些产品周期短的行业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生存的压力让中小企业看到必须转型，但面临的困惑又令他们难以实现转型的愿望。在资金、人才、规模、行业等方面的选择上存在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的转型之路，怎样把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转型变为下一步解决企业生存发展的实践，既需要提升转型升级的环境，又需要加强转型升级的引导。

转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面对不断上升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成为最近几年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项重要选择。不过，在基础设施、服务配套、产业链建设等等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却使这种转移成为一种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东莞天时时装有限公司的余红锋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他已经把工厂一半的产能转移到江西。“主要是那边有留守劳动力，工资比这边低四分之一。但质量做不到这边这么好，还要下工夫派人去验收，也挺麻烦的。全部转移肯定不行，配套都在这边。”

在东南沿海的众多中小企业当中，余红锋的想法颇具代表性。虽然从理论上讲，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对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着显著的效果，但由于物流成本的存在和管理成本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形成的优势又被迅速抵消掉了。不仅如此，由于产业链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的匹配程度也不及东南沿海，产业转移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不仅风险高，而且不实惠。

“企业不仅看中现实成本的降低，同样也看中隐性成本的降低。给企业营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有时候比单纯的降低租金、降低工资更为重要。”东莞鸿仁五金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圣武告诉记者。

转行：谁来坚持“中国制造”？

据何佐贤介绍，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广东省有80%的中小企业表示综合生产成本同比上升，其中19%的企业反映涨幅超过20%……

“上帝惩罚谁就惩罚谁去从事制造业……”这句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制造业毛利低微的玩笑现在已经被许多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主演绎出了不同的版本。王圣武告诉记者，在机械加工行业的圈子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看谁不顺眼就让他去干机械加工吧……

玩笑的背后是中小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无奈现实。即便是每天加班加点、开足马力赶工，在面临来自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双重挤压下，付出巨大精力的制造业企业主仍旧感觉到得不偿失。

“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能力已经算是非常顽强了，但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可无论是技术还是规模水平却总是原地踏步，无法出现德国、日本、美国那样从小做大的制造巨头呢？”王圣武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残酷的竞争，尚未完全理顺的市场环境，过于繁重的税负束缚着中小企业的手脚，实业真的值得一直干下去吗？

事实上，许多淘到第一桶金的企业主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转行之路。当制造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时，这种转行的冲动似乎更加强烈。

余红锋告诉记者，现在服装加工这一行业做起来太苦，不少中小企业主都关门了，转而去做投资铺位、炒炒股票……

东莞精艺制版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世坚甚至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做不下去了，就把工厂卖掉，回肇庆老家开个大排档……

与起早贪黑、满负荷运作却还要如履薄冰的制造业相比，投资地产、矿山、股票、餐饮等产业不仅轻松很多，回报率也更加可观。“这才是真正的赚钱！”一些中小企业主开始这样认为。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世界工厂”仍旧是无法丢掉也不能舍去的角色。然而当大量的资金选择离开制造业，大量的企业选择逃离实体经济的时候，“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的根基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全省248378名考生

上了本科

专科一批一志愿分数线公布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日讯 记者今天从有关方面获悉，截至7月30日，我省本科阶段录取结束，今年全省本科层次共录取考生248378人。其中，文科49667人，理科155778人，体育4538人，艺术文31126人，艺术理5589人，对口高职1680人。

今天下午，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专科(高职)一批一志愿分数线。8月2日专科(高职)一批第一志愿投档、录检。另外，本科二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即日起即可查询。

专科(高职)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分2次划定：首先根据专科(高职)一批招生计划及生源情况，以第一次划定的本科二批线为基准，同步平行降分。在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第二次划线方法与本科二批第三次划线相同。此为第一次划定的省属线为文科476分，理科462分；济南、青岛单独划线，文科456分，理科442分；市属线文科456分，理科444分。其中东营、烟台、威海、日照、莱芜、聊城执行省属线，淄博、枣庄、潍坊、济宁、泰安、临沂、德州、滨州、菏泽执行市属线。艺术文、艺术理专科(高职)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180分。体育专科(高职)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360分。

据介绍，参与专科(高职)一批录取的，是公办本科高校的专科(高职)专业及部分专科(高职)高校及专业；高校的艺术类、体育类专科(高职)专业。录取时间：8月2日—7日。8月5日8:30前，公布专科一批征集志愿缺额计划，专科二批志愿填报志愿线。8月9日—18日，专科(高职)二批录取。

诸城“龙立方”露出真面目



这是7月31日拍摄的诸城“龙立方”。我国考古人员近期对诸城白垩纪恐龙地质公园恐龙洞化石隆起带进行研究性发掘时，发现一块长5米、宽3米、高近2米，重逾30吨，镶满恐龙身体多个部位化石的砾岩，形象地将其称为“龙立方”(本报7月4日三版曾作报道)。目前，“龙立方”的清理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近日将对科研工作着者及游人开放参观。

□新华社发

报关毛毯原是假冒“LV”皮包

我省破获全国案值最大制售假冒名牌箱包案

□本报记者 张子扬

经过3个月的缜密侦查，我省公安机关成功破获全国涉案价值最大的涉嫌制售侵犯品牌箱包商标专用权案。其间，公安部调动4省警力发起“猎鲨行动”，共查获假冒“LV”、“GUCCI”、“CHANEL”、“HERMES”等皮包3万多件，估价7.4亿元。一个活跃于中、日、韩三国的专业制售假冒名牌箱包的团伙被打掉，其顽固的网络被彻底摧毁。8月1日，记者从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了解到，目前，该案已经刑拘7人，逮捕3人，移送起诉6人。

假冒名牌皮包发往日本韩国

今年3月16日，烟台海关在正常检查一宗由深圳市星品贸易有限公司报关出口日本的货物时，吃惊地发现名为“毛毯”的报关产品却根本不是什么毛毯，而是假冒的“LV”等名牌皮包，共计28037件，价值人民币7.2亿元。4月6日，烟台海关将案件线索移送烟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案情重大，烟台市公安局当日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经调查，在烟台的朝鲜族黄龙(化名)浮出水面，他不是发货人，还是联系报关行的经办人，并且参与了海关货场装货，具有很大的嫌疑。被刑事拘留后，黄龙交代了自己受韩国人戚某指使，将侵权箱包以出口毛毯为名通

关发往日本韩国的事实。专案组据此细查黄龙的上下游关联人员，发现在南京的韩国人韩某及其女友付某，为整个假包购买、运输、通关过程提供付款服务。4月12日，专案组在南京机场将刚下飞机的韩某、付某抓获。2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配合其他证据，公安机关终于摸清了这一涉及中日韩三国，产、供、销一体化网络团伙的结构。其具体流程为：在日本和韩国的销售人员提供当前流行箱包的品牌和款式，通知在广州的韩国人李某，李某将这些信息和质量要求、定价报给生产商王闯、李刚(化名)，王闯、李刚在广东、湖南等地按照要求组织生产，完成后由李某将假冒箱包通过物流运往准备通关的城市，然后再由专门负责通关的戚某接手，在烟台黄某的配合下，通关后发往韩国、日本等地销售。这个网络的韩国人多以老乡、同学为纽带，其假冒箱包的生产、物流运输、资金支付、通关报关、接货及销售都有专人负责，各环节衔接紧密，警方运转，抗打击力量强，此前日本、韩国警方多次对该团伙进行打击，都没能取得效果。

“猎鲨行动”打网络

案情重大，且涉及多地，专案组及时向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公安部经侦局作了汇报。公安部极为重视，将此案正式命名为“猎鲨行

动”，统一调动4省(山东、广东、湖南、江苏)警力，保证案件顺利侦破。

5月17日，“猎鲨行动”指挥部决定对广东、湖南两省制售假冒商标皮具的犯罪嫌疑人收网，广东、湖南两地同时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王闯、李刚等4人，查封制售假冒商标皮具的加工作坊、店铺、仓库等窝点多处，现场扣押大量假冒“LV”、“GUCCI”等品牌的箱包以及原料、半成品。

此外，警方还获悉王闯、李刚两人曾合租了一个仓库专门存放生产后还未销售的假包。经过审讯，李刚供述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沙井村仓库的地址，并且绘制了位置图。5月19日下午两点，专案组侦查人员赶赴广州现场，却发现仓库大门洞开，里面除了一些垃圾、包装盒外，别无他物。但幸运的是，警方现场抓获的打扫卫生的两人分别是王闯的弟弟和同伙。两人交代，为避免损失和减轻王闯的罪行，已将假包转移到顺德亲戚家仓库。侦查员立即赶往顺德，费用折找到仓库，不料这个仓库又是空的。警方突审仓库主人，得知假包又被转移至深圳王闯的父亲家。当时已经是晨1点，侦查人员已经11个小时没有休息和进食，但案情紧迫，侦查员们立即连夜冒雨驱车赶往深圳，于晨5点找到王闯父亲家，可是其父已经闻讯外逃。经过说服和教育，王闯家人开始发动，出去寻找王闯的父亲。7点，王闯的父亲带领

警方找到了放置假包的仓库。打开库门的时候，一股浓重的皮革味迎面扑来，假包堆积如山。

假包中只有大包，没有小包。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刘旭东大队长判断，该仓库内的假包应该是分两次转移，而另一次转移应该是李刚方面转移的，这很快在王闯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侦查员赶到广州沙井村调取了监控录像，终于发现了模糊的可能转移假货的车辆图像。经过细致的查询和甄别，终于找到该车辆所属的广州某运输公司。侦查人员连夜带运输公司的司机按照当晚货车路线行进，通过2个多小时的摸索，终于在花都区找到了假包卸货地点；配合监控录像，确定了转移假包的主使是李刚的哥哥李举(化名)，并将其一举抓获。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关人员说，假冒世界奢侈品牌箱包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亚洲，以往韩国出产高端产品为主，中国产品主要集中在低端，目前国内造假呈现系列化、多样化趋势，本案中查获的一些箱包被“LV”相关人员评价为超A，质量有很大提升，这一点值得注意。

警方表示，有市场就有犯罪。犯罪嫌疑人大肆制造奢侈品牌箱包，就在于其良好的销路。一些人不知道真假，结果花大价钱购买了假货。而另一些人贪图虚荣，以相对较少的钱购买了“高仿”产品。